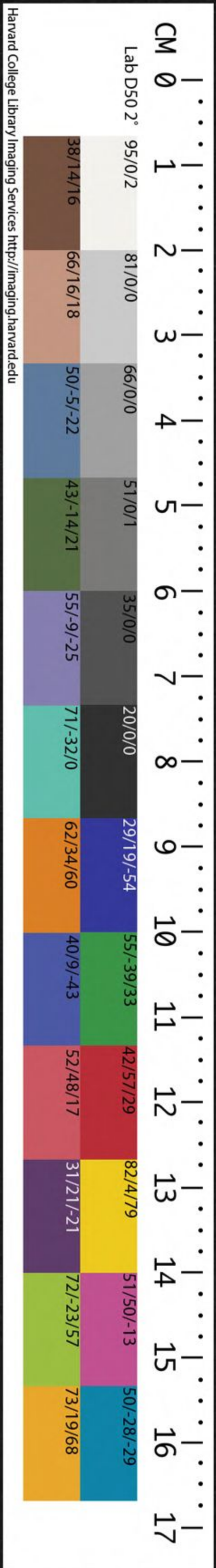


T695/2678(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RINOKAKU
JUN 24 1954

春秋指掌 御



春秋指掌卷之十七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儲欣甫人

儲欣甫

蔣景祁京少

撰輯

合肥昂天翮扶上叅閱

宣公中

巴未定
王五年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胡傳

來盟為前定者常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軟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良夫盟

指月此傳盟不足貴全在前定上論傳意謂如此而盟宜足恃矣而卒有黑壤之事尚有何盟足貴乎其實黑壤非衛叛魯只比事以見盟之不足貴耳

良夫盟

毫北

兩盟俱極不可背者而竟不足恃春秋所以惡盟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傳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邾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全題指月書會雖是事寔書法然即齊志便可斷罪了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亦字承罪齊來則知罪齊

萊姜姓

處原不輕而以公與齊侯四句總結書會書至兩項則齊魯之罪自當平重軍旅之後一段是獨註大旱並與伐萊不相干豈可因大旱在魯遂倒重魯哉宜以齊魯混作於前而以大旱依傳做一段於後只伐萊指月宜重齊而以魯帶之看合黨連兵句兼用齊魯亦得只至伐大旱指月此題只主魯作以不務德及危字重講而以大旱發一大段於後不可
以師危天變分股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

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
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胡傳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於盟而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

不與於盟而公不與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嫌于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

黃父即黑壤

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指月行有不慊即是不直指不事盟主說不必扯算弑又
以賂免是驗其不直非以此為不直也作文就書法上發
收書會不書盟。

庚申定 八年 王六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傳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
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乃者無

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傳有事言時祭。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胡傳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
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

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
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
不繹者全始終之恩于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
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
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
以大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
也。

指月春秋非欲宣公全始終之恩於仲遂只因此以存君臣之義耳

合有事武宮去樂卒事以禮之得失比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左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萬文武 二舞之 總名 賓尸以 賓禮燕 為尸者

公殺作 熊氏

胡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指月以傷類合入失職內發
合盟蒲俱有兩層 合晉伐鮮虞不知自反已可咎矣 乃復云云視其殘虐則亦已矣而效云云 合執戎蠻俱根晉主夏盟來斷

楚人滅舒蓼

左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傳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意也

合會楚於宋經世之謀經世之畧

秋七月甲子曰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左書時也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大全張氏懼晉故也

楚師伐陳

左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指月主會扈傳晉主夏盟又嘗救陳云責其昧義

辛酉定

九年

是年秋晉成公黑臀卒衛成公鄭卒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主以為有禮厚賄之

胡傳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

公作舒 鄧疆之正 其界也

敬嬴公 穀作頃 熊

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於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

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指月全以事齊形出慢周有君臣先後疎數三樣，而君臣意重。參旨定現聞先生曰：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則先後君臣意已括盡矣。傳首以淺言之，正與傳末書君如齊，臣如周之句相應，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以惡顯而易見，非意義之所在也。只點破君臣春夏四字，而見比事可考意，遞到宣公享國九年，只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明其慢王之若此，而後以聘覲四句一滾重發，蓋至于君臣義失，倍畔侵陵，則不止于一時之顛倒錯亂者。聖人于此不勝無窮之憂，故特書王正月以彰其無王之罪，而警天下之為人臣子者，意至遠矣。豈比事之教所能盡哉？單收王正月一書法，書至不必言，蓋魯宣凡行皆致而春王正月，則為聖人之特筆。只如京主於周，纔一往聘，句亦須把事。齊相形無書法。

春王正月如齊至

指月以重於事，齊形出慢周之罪全在王正月三字發揮，不必涉大夫聘。

如齊至合公在楚尊君存君兩邊都在春王正月發揮，幾如京合國佐聘忠孝俱失。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內諱滅故書取與鄆，邦同根牟東夷小國。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扈鄭地

○會扈伐陳

指月二意碎作待而後伐便見晉之有禮待而不至便見陳之昧義都在一待字結玩傳總云經所書者于晉罪陳之詞也可見只一箇書法其曰林父帥師特驗兼將之實耳但眾輯意當屬罪陳邊點用謂陳之不義犯眾怒也惟楚之即指今日不會說儻今日來會則前日之平楚情亦可諒矣

○會扈

指月待之而不遽加兵有責已厚責人薄之意故曰有禮幾字亦要玩無書法○同人曰只會以待陳晉便有禮然陳之至不至尚未可知如踐土書盟于前而陳侯如會于後正未晚也故此題可與晉不可責陳然作文須見陳不可不至意

○林父伐陳

指月兼將是事寔非書法可起不可收察旨定從眾輯內發出陳罪

會扈伐陳

燮聘伐鄭

會而後伐有禮聘而後伐非義

林父伐陳

韓厥伐鄭

救陳之德不可忘集矢之德不足念

書林父帥師削子

辛救鄭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左因其喪也

胡傳

圖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眾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

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指月重伐喪上虐小只帶之觀後傳刺伐喪也旬自明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傳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

厲之役鄭伯逃

胡傳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

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

然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

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稱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

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指月只就重兵凌夏斷罪書法以書爵為主而以書救作證然證處須重幾句只缺救指月亦以稱爵罪楚問起將錄救證明書法婉轉翻斷成文涉

子晉意固非即呆講楚罪亦未肖

伐鄭缺救合伐陳衛救書救責楚書救責宋合伐鄭書救皆錄晉救以顯楚罪合成九年書伐鄭筆晉救罪楚削楚救罪鄭易韓厥伐鄭同加王夫侵亦可合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詩陳風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胡傳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

陳之端以垂後戒比于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耳洩冶之盡

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于自靖自獻於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胙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胙善矣

洩公殺作泄

袒音匿又音密近身衣

也納謂藏袒服

多辟之辟音僻邪也立

辟音偏法也

株林夏氏邑說音稅舍也

火心星十月辰

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執膳宰不致
積音至
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主曰何故對曰夫辰角
謂露殺
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馴見而隕霜
稀少若
梁草木節解而脩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
始露節
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
見東方朝
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
天根氏
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
充之間
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
本氏也
特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
俱見寒
穀土民無縣邦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賈
露後馴
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
天駟房
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
星見九
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
始降
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
揭昇土
司空視塗司寇詰如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
之器營
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

定星昏

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正于年
功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
為建亥
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
小雪中
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茂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
疆疆同
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葵無印悃淫
罷音表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儷妃
除門掃
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
御叔媯
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葵乎是又犯先王之令
姓靈公
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
從祖父
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
妻故曰
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
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壬戌定
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孺元年衛穆公速元年是年夏齊惠
公元卒陳靈公平國弑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
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
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
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于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伴矣

賈姓

指月須味一際字蓋九年如齊之後即有蔑如京之事兩事相形顯然事周不事齊了此正君臣名分相關之際故必書王正月以表之今年如齊之事歸田以為私惠此特關於義利之際比關於名分之際者不同故雖不書月可也

如齊至歸濟西合如晉至取汶陽因利事伯皆貶其慢王去濟西汶陽同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胡傳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延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謹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以柔吳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吳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指月事實提過就此倒入成惡上蓋恃賂求安其心尚有畏也至於今歡然莫逆若并取田之故而忘之齊不假於

田而保魯魯亦不假於田而可以恃齊宣之心益放而惡亦遠矣雖聖人責齊何待今日但今日兩人之交愈深又有歸濟西這節事故特書我以模寫其相親愛惠遺之意以著其罪非謂歸田之惡尤甚於取也全在我字書法上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胡傳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固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指月有寵句重看崔宗因寵而強者也然不重責惠公重垂戒上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胡傳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

欲行郊禮而汲汲于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奔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

之二子 奔楚也

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 前圖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眾也宋大國魯上公伯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

能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

指月重不能討陳上虐小帶說且滕不事已以下明滕無罪正見當矜恤非二意已德有闕只虛說用大眾正應力非不足句言不用之彼而用之此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傳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

辭於屈辱沒則親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胡傳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

歸父子家也

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四國伐鄭

指月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德字對力字看。鎮撫字對爭字看。鎮撫二字微別。鎮者鎮服其心使有所恃以無恐。撫者撫綏其國使有所感而悅服。此題不空空說箇力爭全要本楚來責晉發透無愈意。○同人曰強令指楚而晉亦用力爭之便是五十步笑百步處不必傳外搜求。

四國伐鄭

宋師伐陳

不能以德鎮撫不能內自省德。

以德字為骨。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胡傳 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主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劉康公報孟獻子之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胡傳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指月盜字對奉天討罪說重看將貴卿舉大眾二句方見舉事之慎。泛說不討賊不透。合取邾罪縱惡譏乘亂。合宋公伐邾因昧義責其貪。因仗義恕其貪。

慎音顛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是年兩歸父如此多冬字。

胡傳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

然後脩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脩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百定篡弒懼討是妄說根由貪於取繹又是新開之釁故抽出言之不可並重不知為國以禮雖指篡弒取繹然勿執定不篡不取為禮須照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活看亟行繼往須體發○京少曰初聘免討亦須活看當日季孫亟行大概惟恐失好失援耳說他篡弒之人心虛胆怯惟恐失好失援以致討伐則可若鑿定求免篡弒之討則春秋時凡篡弒者已列于會即不復致討宣之大討在會平州之時已免矣豈待今日乎指月篡弒取邑並提且云須以篡為主愚未敢以為然也

只行父如君臣同責只歸父如指月貪於取繹正是不知為國以禮禮即天理故曰理曲則氣必餒非二意畏齊畏其問邾之故也君臣兼責蓋伐邾非歸父自為之歸父如合國佐聘昧為國之禮昧守身之禮

齊侯使國佐來聘

胡傳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於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

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矣守身之本矣

指月速葬是已前事重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上仁親即守身之本非二意

饑

楚子伐鄭

左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

胡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

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案也

楚子伐鄭

指月當從書法上發揮書法以稱爵直詞為主以不書救證之意字知字須體意不以楚為罪者意在責晉也即四國伐傳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意全在無愈於楚上論不重啓楚亦不可以今日士會之救為競力。同人曰是役未幾楚能謀少西氏之逆而晉會于攢函失肩背而養其一指春秋責晉不罪楚意未必不在此但本傳猶隱而未露耳然前四國伐傳只說晉無愈於楚此責晉不罪楚直覺楚已愈於晉矣作文能隱躍見此意尤具隻眼

合辰陵兩不貶楚上用四國伐鄭比斷下用伐莒攢函比斷合樂書伐削士會穎北之救以責晉削子重侵陳之救以責鄭士競力下趨利合伐鄭次鄆削晉救削楚救士會子辛合貞救鄭俱責晉

癸亥定 王九年 十有一年 齊頃公無野元年陳成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陳鄭服也

辰陵穀作夷復

胡傳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

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而楚人能謀之指入陳時言此會未見謀討陳只因楚後來能討故不貶從之者非予陳鄭也陳鄭無貶就書

言爵

合圍鄭不貶從楚不貶陵鄭俱以討賊為骨一取其後一錄其前合戰鄭楚能討賊怨其從之者惡其敵之者合盟宋大倫大防合曹歸自京俱有雖得天下句合會申怨從楚貶從楚俱重大倫

附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罾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汛畷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且羅措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

濫漬罾以取魚也汛音孤音音柳且音

是乎禁冒麗設奔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鯢鮪獸長麋麀鳥翼穀卵蟲舍蜚蠊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日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胡傳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亦僨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指月 魯四鄰晉方伯混作只伐莒指月但少責晉邊傳云魯方會齊自宜主魯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胡傳 稱人者眾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入陳殺徵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

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蹈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跡之徒矣為善為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矣

楚子入陳

指月 予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一章大旨而即繼以討其罪為義取其國為貪云明說書殺為討楚書入為貶楚矣或曰以下文因復封生出一段議論而連書入亦說到予楚上傳心之要典傳其利陳之心也聖人知他心於

嗟藉音 策槁乾 也夏不 得取故 腊以儲 麗音鹿 鄂作格 所以誤 獸 槎所也 鯢魚子 鮪小魚 麋鹿子 麋麋子 音襖 音摳 蟻子音 池蠅音 員執音 同即樂 官名存 欒音盪

利陳若先書入後書殺恐沒了他的功故先殺後入耳後云意在滅陳而未不曰深美其有討賊之心而曰討賊之功言心雖未善而功則有餘也雖曰予之正辨猶書入陳以貶之句言書入不可謂非貶然以取陳而書入則雖曰予之可矣傳中責楚亦不輕作文須重發楚罪而跌入末滅方有味參旨定此傳分上下截看上截全是予楚故曰後書入下截深美其功故曰未滅書入總是曲致其子

入陳 宋公伐邾

討賊歸俘

功

不稱取陳而書入書伐邾而不書取邑

俱不計其貪

入陳 柏舉

楚莊意在滅陳闔閭心懷謀楚

皆錄其功

入陳 圍蔡

討罪復仇

不計其貪不計其暴

合滅蕭美仗義罪不仁合棄疾圍蔡仗義假義合大郢不以過掩功不以善掩惡合吳救陳俱傷中國又或合遂伐秦先書殺後書人書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欠佳

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

左傳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

叔時使於齊

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

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

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焉以歸謂之夏州儀行父子陳書有禮也

胡傳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宜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於人

心今乃詭詞奔楚託于討賊復仇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瀦微舒瀦音諸

寧公作甯

轅音患車裂也

蹊音兮徑也

譬如取人物于懷而還之猶愈不還

瀦音諸

之宮封淺治之墓戶孔寧儀行父子
 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指月書納就是外此二人非謂不係之陳也楚莊不是知
 而故納之但不能察其反復耳春秋亦只不與其納道他
 做得不盡善不
 可過作貶語

宣公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
 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

厲役在六年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巷

春秋指掌卷之十八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揚州戴京生于周參閱

宣公下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
 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

厲役在六年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巷

路鄭伯肉袒率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赦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
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
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
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平潘厓入盟子良出質

胡傳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
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

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達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
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
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
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

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指月此題不可實講討賊如入陳股只在聖人取大節追
念楚功上空空斡旋發揮上無天王一段重看圍鄭亦非
小過但對入陳為小耳須形容憑陵之罪例入末減方發
得重大倫意出玩傳雖如猶從字可見退師意傳未及不

用亦可○京少曰小過非對入陳
還對討逆大節言則此過為小

楚子圍鄭 同圍齊 變書重之例而從未減
不書同之例而書同
春秋取大節畧小過變

春秋沮橫逆抑強暴
合入郟上過不掩功下功不掩過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
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

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
為司馬及河閭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白無及於鄭而勦

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
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

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

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睦事不好矣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勦勞也

為放孫

出車示
將見遷

九縣皆
楚所滅
國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脩能用
 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
 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
 先穀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
 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伯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群子能我弗為
 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始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之謂矣果遇必敗韓獻子謂桓子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
 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
 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鄆將
 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
 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
 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
 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叔放車右揆
 轅為戰
 備在左
 音追求
 草蓐為
 宿備前
 有斥候
 以茅為
 旌備慮
 有無中
 軍制謀
 後以精
 兵為殿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
 而不設脩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
 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
 討國人之無日不討軍寔而申微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
 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寔而申微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
 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篔簹路藍縷以啓山林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
 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
 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
 不可謂無脩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
 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十
 也鄭不可從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寔其言必長晉國楚少
 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
 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
 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
 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
 彘子以為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

部音蒿
 敖部二
 山也

筆路柴
 車藍縷
 敝衣
 君之親
 兵十五
 乘為一
 廣百人
 為卒用
 舊偏法
 百人法
 外復以
 二十五
 人為承
 副蓋舊
 法車十
 五乘為

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日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脩必敗魏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脩何為士季曰脩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脩之楚之無惡除脩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脩不收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魏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土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處

偏二十五人曰二先君成王穆疾也摩近也敢音鄒矢之善者兩音亮師也掉徒乎反正也鞅上声麗着也龜謂當背七覆謂伏兵七處

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隨季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屣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說音稅搏音博輓音純薄迫也游闕游車補闕尸止之廣兵車甚音忌教也局故熒反車上兵闕還便旋不進旗大旗也拔旗

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胡傳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鄭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闢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偃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營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林父既知無及於

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莊子知營父尉武子魏錡也房箭舍重輜重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幾危也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

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僻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戰鄭

指月總非觀釁一意。按鄭之役以下，又明非觀釁之罪，獨在林父。其曰知難而冒進，即非觀釁也。大意云：晉不討賊，而楚能討義，既不敵，而况楚又已退師，則晉自不得以救鄭為名，而與楚戰，即有先穀欲進，按法行，僻誰敢不從？乃知難而冒進，非自取敗哉。故釋楚而以晉主之，又不分責六卿，而以林父主之。○同人曰：師非觀釁，將不能令，原有二意，使晉主之，以林父主之，原有二書，法對作何害。

戰邲

新築

非觀釁非息爭

晉師救邲而以晉主此戰，林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父

從韓獻良夫違石稷

○戰邲 戰鞏 一將令 獨罪林父 謹兵權 並書四卿

○戰邲 書救 失於馭下 桓悼証 書營証

○戰邲 盟蒲 失主盟之道 子鮮季路 樂書荀營

外合滅蕭失觀釁之道無久假之仁俱以入陳圍鄭點

起合楚子伐宋非觀釁之師失禦敵之策合圍宋

觀釁謀始俱失合鄆陵非觀釁非持勝上隨武子下

范文子合大鹵楚益兵晉崇卒為於魏舒車戰步戰

二左甚整合吳伐我責將責相書營元佐分証又

合士匈侵失將道得將道

秋七月

附左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

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

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林父苟 息之後 常將中 行故曰 中行氏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 楚子伐蕭宋華椒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

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

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

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自于晉井而

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

存焉號 而出之

胡傳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

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

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

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

傳音附 還音旋 還無社 蕭大夫 卯展皆 楚大夫 無社素 識叔展 因卯呼 之軍中 不敢正 言故謬 語麥麴 鞠劣皆 禦濕無 社不解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撰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

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

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與滅

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楚莊蓋以力假仁

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

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

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與滅

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

鄭大敗晉師于郟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于驕溢克
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
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
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指月鄒雲傳分明不仁無禮兩段又兩書法宜對作細玩
傳意只是一箇不仁書法只是一箇書滅看其志已盈句
已該得至於驕溢意了可謂書滅專罪不仁乎不能以禮
制心心字即其志已盈志字非二意也蕭既滅亡云云只
辨滅蕭所以得書於經之由不是正意王伯之辨
要明傳心乃傳楚子之心即不能以禮制心心字
合圖宋楚莊不能令終宋文不能謀始
行父俱不能以禮制心上驕字下忿字
以善掩惡

故曰無
展又言
無以禦
濕將疾
而無社
意解故
使展視
廢井而
救已也
結茅表
井又展
教之
皆音淵
井無水
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
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

貳討

胡傳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
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

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
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又奚必
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
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
脩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
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滅孰大於是故國卿
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
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矣
指月書同盟是事寔只稱人一書法須重發楚勢破其謀
之無益強敵在前而為此連雞之棲有同兒戲故曰不滅
孰大罪歸諸侯觀為諸侯計者云云可見人列卿所以
人諸侯也在賢脩政虛虛說先穀主盟任人一駭耳

清丘 楚子伐宋

失謀 非策 為諸侯計云云 皆以楚強
為宋計云云 起

清丘 盟蒲

禦敵失謀 固結無本 合盟蜀兩傳俱有任賢明政云云皆稱人
合鷄澤以

惡其反覆起以王臣與盟起 合會平丘各揚楚勢罪
失自治之策上任仁賢明政事下君脩政臣格心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

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傳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

復討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

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

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

失圖安與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

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指月以衛叛盟問起倒宋非義作而以失謀依傳且字做

一段於後非義以道理言失謀以時勢言傳前云陳可恤

正見宋非義後云意在責

宋言又有這箇意思在

去救陳同但無書法只救陳指月衛之救陳自踐先君之

約未必有激於宋之不義但聖人則欲借此以形耳重書

法上作文方與前題別傳末

若衛叛盟云云原不曾怨衛

伐陳合會伐鄭先不能討先不能救 合侵蔡獲俱攻

不與以怒楚 救陳合楚子伐宋宋非義故衛書救宋失

乙丑定王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左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

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策故楚書伐 合圍宋亦上非義失謀 合厥伐鄭筆

楚子伐宋

指月書爵非予楚只借以形宋罪耳急於伐陳參看圍宋

傳輕舉大衆勦民妄動方與上恤民固本云云相關須玩

可以待敵一待字當時宋即不伐陳楚亦必至明知其至

而待之此豈宜輕動時耶恤民云云正是待之之策只不

莒公作

無辭今不思待楚而急于伐陳是適授之以口實耳只體味末句書法則宋之失策自明

伐宋 貞伐鄭 皆失謀致伐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

胡傳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

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樂懸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公作螽

穀穀作穀音同

丙寅定王 十有四年 十二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

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違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 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

伯如楚謀 晉故也

胡傳 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此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仇之兵詞無所取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晉侯伐鄭

指月全根戰邲來須在此事直書四字上模擬勿板講晉罪當斯時晉豈有義足以加鄭鄭豈有罪足以致討依此

合五國伐鄭皆邲故皆罪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尊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馮音平申舟無畏也犀舟子鄙邊鄙室皇寢門闕三及字言其速也

胡傳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眾勅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

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指月始字要痛發側重伐陳不可與清丘並看觀傳既字又字及明見伐之由句可見非恤患之兵謂除了恤患皆不可用兵對勅民說非指救蕭也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是將前事之貶以證今日之為責宋本比無書法

楚子圍宋

會穀

兵謹始坤

圍宋

同圍齊

皆自取皆有國必自伐句二左可用外合胡豹歸國必自伐國必自滅皆挑楚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傳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會穀

指月此就禮既失後畫出一箇禮不可失的圖來若合符節極妙自失於天子時蚤知有此特今日驗之耳此通春秋發慨不專著齊頃歸父亦不必加貶諸侯去天子甚近別嫌明微正在此於此不別不明便是亂了自說經者立論舊破云聖人示謹微之意甚謬此傳與無婁同意俱是禮自大夫出但此則諸侯與大夫會故以君若贅旒為流弊彼則大夫與大夫會故以田氏六卿為流弊此傳尚渾含至無婁則傷其極弊矣合歸父會宋上凌替之漸下盛衰之由上謹禮下經世

丁卯定王十有五年 曹宣公盧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寔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胡傳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豐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干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旨定縱不猶可乃以至於等字面俱要體貼合宋楚平獻子主謀歸父薦賄子反急平華元輕見情實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

嘉淑令辭祿讚也

爭雖晉之強能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夫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就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主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乎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

考成也

僕御也

曰我無爾許爾無我虞公羊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也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

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堙音因積土為高以窺城者憊音避置粟馬前木枅馬口使不得食

胡傳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

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矣。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紆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宋楚平

指月當時二君未必不與知。况華元又無取必於君事實。但就其自以情實私相告語時。君實不與知。這便是取必於君。傳中功亦大矣。成平國之功。明其道不計其功。三功字相應。宜重。惟如此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爲罪也。然則臣而有云云一段。是由于子反取必於君內。點出急於平一急字。斷他或曰云云一段。是由華元取必於君內。點出輕

見情實一輕字。斷他

宋楚平

斷道專

元反

皆取必於君

下易晉衛

宋楚平

救台人

子反

子在君之側

俱專

○宋楚平

黃父

平國者正以人臣之大義

後世羊陸

世濫賞

宋楚平

歸謹闡

事專不計其功

宋無亡國之憂二句

句

外合滅潞歸子反無奏報之難。赤狄非門庭之寇。俱用然則一轉。合召陵侵專命成功。請命隳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

杞宋陳敬之如賓客羊祜陸抗

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示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胡傳

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

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

赤狄後
晉見殺
先殺傳

仲章潞
賢人

伯桓子
字

秦人伐晉

旨定裁命之孝

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鄆舒蠲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士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指月總提書法以責晉畧狄作冒就中看出不仁非義二項辨斷所以責畧之意不得大分

合書救鄭殘滅又不討賊恤患又不遷戮

合城虎牢

左傳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

之士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顛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武子魏
犇顆之
父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胡傳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宜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寔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指月重不務本感召天變上與前螽不同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傳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于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指月此傳是以前人論春秋時自始至終理所必然故當辨之於早早辨在始失上看兩正之皆是欲歸禮于天子然亦不專責天子只虛論簡理凡攬權之王者共順之賢侯皆可正也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指齊晉分篡時言作

無婁公作牟婁

初稅畝

文以私會作事實極論一箇源委擒後將不能句發汲汲當有以正之意

左傳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始履畝而稅也穀梁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為居井甿蔥韭盡取焉

胡傳

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全李氏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為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惟杜氏謂既取公田又稅其私田則為什而取二朱子亦從之未詳孰是然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且從胡氏

○初稅畝

指月公田之入薄所以廢助而稅畝民不盡力公田所以公田之入薄宣公不務本所以上下相惡而民不盡力公田當時變法之始未必便十而取二只是廢助用稅而井田之廢自此始也故傳只說廢法啓弊不及困民務本字極重即饑餓傳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務其本字如務農重穀之類宣公不須變法只務本國用自足了參旨定傳因宣公變法而寫出古者上下相愛晚近君民交惡光景示天下萬世侈端不可少啓成法不可少變作文須淋漓慷慨援古鑒今勿粘定宣公死責方自傳情○同人曰初者志變法之始也極重書法傳意盡此二語中始字對子孫橫征言則宣為我魯之罪人對助法永廢言則宣又為萬世之罪人矣然文定當日絕不板責他變法傳首先原其所以不得不變之由傳末明示以固守而不變之務蓋緣廢助用稅是古今一大翻局唐太宗謂不井

田終不能成三代之治自稅畝一開而古人良法美意漸滅盡矣所以設身處地寔是替他籌畫一番其必先務本乎正欲有國家者存助法于不廢也有多少躊躇惋惜意文須淋漓寫透○京少曰務本從來講章俱指務農節用惟梅惠連云助法之本則上下相親是也要之古未有上下相親之世而不務農節用者亦未有務農節用而上下猶不相親者梅說仍非別見

初稅畝 作三軍 田制變 兵制變 一作初 周頌 下易舍中軍 魯頌 大意同上務

本下 謹權

○初稅畝

外合大鹵井田車戰

陳蔡歸

井田 封建

專就聖人意思作文

冬蠨生

胡傳

始生曰蠨既大曰蠃秋蠃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

蚤子董 仲舒云 蝗子

饑

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指月從秋，益未息。看出重災，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實責宣公非泛示敬天勤民之法也。收詳志。

胡傳 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蟻，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

鐸辰留吁之屬

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胡傳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闢而止；宣王伐獫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指月仁心王事不可分重遺種上殄邑帶說收稱人合大鹵非王事非王師合書救殄滅不仁不遷戮仁

附國語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殺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僂，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

烝升也 升折俎之殺 房烝半解其體 升之房也 房大俎也 俎也 飯半體

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
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
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籩簋奉其
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馨敬其祓除體解節折
而其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
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飶也將以講事
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飶以顯物宴以
食好歲飶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
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
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蘇同可觀
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
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以為
晉法○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
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夏成周宣榭火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無室曰榭李氏按楚語云榭以講軍實故
知榭是講武屋竊疑宣王南征北伐
講武于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

禘全體
舌人能
達異方
之言象
胥之官
也

榭公作
謝火入
穀作災

胡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
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
之重書之也貴滅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
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指月春秋有望王室因天戒而
思其所以戒以復中興之業意

秋郊伯姬來歸

胡傳按左氏郊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
罪多矣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
詳書子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指月或魯失訓女之道而致婦行之有虧或郊失齊家
之道而致伉儷之輕棄此人倫大變不可不謹故書

冬大有年

穀梁五穀大
熟為大有年

胡傳大有年記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
立逆理亂倫承旱螽蟻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
書宜也獨於是冬乃
大有年所以為異乎

指月要看水旱饑饉相繼而作亦見天理不誣意與桓有年同

已巳定王十五年十有七年是年蔡文公申卒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晉侯使郤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何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文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會於斷道討戴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

卷首權

南郭偃于温苗黃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心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

黃皇楚越椒子

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穀梁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御音迂

胡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夫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

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斷道

指月笑客事宜主穀梁蓋四卿皆忿不獨卻克也傳曰諸侯者君為臣所取必傳只著其同欲無斷罪語然非有不得已何儘可玩

附左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牙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

胡傳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盼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叔盼卒而稱字以表之也

庚午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蔡景公固元年是年秋楚莊王旅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緄以公子疆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傳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于禮自已致寇所為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於斷道師於陽穀大戰于鞞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指月傳是通前後事論之君世子伐而責列卿正見其取必於君也收書字不用詳字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鄆穀作

牙音止解也

甲戌楚子旅卒

左傳 公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胡傳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乎

指月將宣公惟利是從意提過重歸父看大意云宣無忠信誠慤之心背齊事晉說者謂謀以去三桓耳此謀也歸父實尸之殊不知欲張公室只消引君當道云云三桓自然畏服何必倚外援哉

旅穀作呂

合墮郈費資伯力以討強內臣之失行王道以革僭聖人之化俱強公室俱三家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胡傳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遠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遣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煩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笙公穀作檀

壇音善除地為壇而張帷

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矣
指月以歸父志仁提起倒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作總收二書法
合鱗奔歸父守禮鱗守信點起責魯成失為子之道衛
獻失為兄之道

命出對朱武而孫農莊與鄭齊將生對命於魯之支
公成夷羊正之風心爭欲殺也而平穀也歸父以
歸父夫其人孝子其父之引非有大夫何破晉
歸命於公與命而歸也東門子案案以坐對
罪于魯去之昔歸去之魯東門子案案以坐對
空對春中少夫與宣妹然曰當其劫不劫也受之人何
公魯季文子言其腹曰對非殊豈立無以夫大對

歸父戮自晉至坐殺齊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楡

聖人之外則與公室與三家
合禮禮費資而或以情與內而之夫行王節以革

春秋指掌卷之十九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曲阜黃承茲念在參閱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辛未定王元年 楚共王審元年
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
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

周二月 今十二月 月而無 冰冬温 也

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燠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無冰

指月其象已見即逐歸父一節便可知矣故字應字俱根已見字來重天人一理一段發人君當慎微意微字指雨雹冰雪與人微事小對看以為陰陽寒暑之偶或若微而不足介意苟察其盈虛消息之所自來則關於治亂者不啻巨矣每慎於微以無不悉書言王事即燮調之事○同人曰制治未亂句要重枯蓋氣之消息盈虛一一與人事相應然天象之見每在未亂時極易挽回即如今日無冰為政在三家公司室不張之象然視襄昭之際何如耶以今日視襄昭猶為未亂使成公因天象之見將政事紀綱整頓一番易舒緩為明作轉廢弛為嚴肅則三家退聽而公

室張有日矣惟以恒燠為微而忽之此其所以流而為襄昭也制治貴未亂而不慎微即不能制治于未亂玩末二句則悉書處正是經邦大訓莫作兩樣看

○無冰

歸三田

天人一理萬物一氣

王事

慎微

○無冰

獲麟

天人一理

王事備

合會平丘察天變結人心俱有制治未亂句 合執仲 幾謹微謹初

三月作丘甲

胡傳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出長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

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

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其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

至昭公時嘗蒐於紅莘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
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
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
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廣古曠反

○作丘甲

指月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此周之賦法也二十五人
為一甲三甲為一乘此周之兵制也今丘出一甲非復十
有八人之舊向取足於四丘者今取足於三丘總一乘而
計之則增一甲矣甸出百人非復七十五人之舊向止出
三甲者今乃具四甲積三甸而計之則增一乘矣雖增乘
增甲不可知其實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損農以益兵
便是困農不必說到賦重民貧
農民國本也故曰非為國之道

作丘甲

保民變一成一乘之制戰邠蒐紅

馭臣証

變公車公徒之制入鄆

軟聘証俱有作者不宜作也 易舍中軍同專責季

合立武宮兵制廟制作者不宜作也立者不宜立也
合大鹵變兵制廢戰法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臧宣叔令脩賦繕
完具守備白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
我也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賦車馬
完城郭

胡傳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
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
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
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
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
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
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
晉蓋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
罪可
見矣

已除也
責債同
對音隊

指月

全在誅心上立論恨齊人恨字與下忿懟字相應恨
齊人正是恨宣公處雖說三桓然傳首云今季孫當國還
重季孫書法只及字
合會蜀對君辱君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胡傳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

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

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經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

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悖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

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指月以存防引起重自反作

冬十月

茅戎公穀作買戎

壬申定王二年 是年秋宋文公鮑卒衛穆公速卒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

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

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傳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

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

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

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膊磔也音博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

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

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

新築戰事闕

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
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胡傳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
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
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于新
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
怨而惡以兵刃相
接故書法如此

新築敗

指月說衛之加齊已甚正見良夫不當戰也觀其飾詞以
拒石稷則志戰可知此題全要描良夫一片欲戰心腸透
齊師侵虐指伐北鄙言與齊
師遇遇其伐魯之歸師也

戰新築

戰鞏以衛主
志戰
憤兵
俱重戰

新築

書救石稷欲還良夫不可
三卿欲還武子從之

新築

盟戲違善謀交兵
從善謀不戰

新築

夏圍戚孔子惜繁纓
孔子先正名

合吳救陳上善解紛貴遠怨下惡首亂善解紛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左傳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
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
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
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
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
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
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

首公穀
作手
鞏音安

靡笄山
名笄音
雞靡如
字又音
摩

鞠音菊
天子樂
宮縣四
面諸侯
軒縣闕
南方曲
縣軒縣
也繁纓
諸侯馬
飾

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矣。西師陳于鞌。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毀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讎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宛蔑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

桀擔也

介甲也

擐音患

貫也枹

音桴鼓

槌也華

不注山

名一絙

音卦驂

馬絙也

輶臥車

仕產反

繫馬輻

韓厥脩

臣僕之

禮謙言

願揖齊

僕御

胡傳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豫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

戰鞌

指月上。獨責季孫。下竝責四國。一怒正與一笑對。二戒字。極重。以此垂戒。不特著罪而已。舊用專兵。忿兵字。細玩上邊。非說專兵。只重人稟其怒。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意。雖曰政自季氏出。看然後二字。正說得堅冰之漸。且專政與專兵。亦有別。宿作三軍。方是專兵。在行父。只是政令。於是乎成而已。成公初立。主幼國危。不但說不當掃境。與師亦

之官蓋

欲執之

莠扶廢

反

莠蓋也

是季孫乘機竊政一大機會殘民毒眾四字正與袁婁傳
殺人盈野相發亦不可畧○京少曰指月辨駁專兵極是
講章猶以專憤為二戒眼目何也四國皆憤兵而季孫因
成公幼弱至掃境與師以肆其憤故變屬詞常體而四卿
皆書明同一憤兵而在魯則又有堅冰之戒也愚意憤
兵大戒畢竟是此傳主腦卽一怒肆憤自無幼主亦以憤
致之作文不必拘拘兩對捏造各目先以四卿皆書問起
將堅冰之戒作半篇倒入四國主之暢發大戒意未知是
否

戰鞏

作三軍

逞忿

政自季出

皆重兵權皆有主

起制

戰鞏

溴梁盟

征伐

齊母笑客不謹

季孫一怒

俱專

戰鞏

三卿伐莒

魯無四軍曷為四卿並將
前已舍中軍曷為猶以三卿並將

政自季氏出矣

俱重兵權

戰鞏

會向

專兵權

將稱元帥今四卿並書
使舉上客今二卿並書

戰鞏

戰鐵

郤克讓而范叔欒伯皆讓
簡子爭而蒯賁郵良皆爭

合伐邾取句繹四卿並書列書三卿重專權縱權作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

齊侯使賓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
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
必質其母以為倍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季令也詩曰季
子不匱末錫爾類若以不季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
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

袁婁齊地穀作爰婁去齊五十里齊人國音彦玉甌滅紀時所得

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胡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于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

於城下借一戰

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敵。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如師袁婁

去如師同但不必以賂免原起

指月人知非有擊強扶弱之心。為非義。不知東敵質母。不以德命。仗義者。斷不如此。二層總是不仗義。處傳末。制敵莫如句。通結上文。天下莫大二句。又伸說上句。義即理也。引齊桓亦只重仗義二字。使桓不仗義。則楚不心服。楚不心服。而如國佐之揖而去。進逼之。則得盟。退則不得盟。雖欲歡然。以盟禮相結。而不可得矣。晉之以東敵質母。命齊者。全參不破。國佐來意。猶自謂戰勝。強力足恃。齊不敢不我從。而不虞國子之揖而去也。乃使魯衛之使。偽以國佐之詞。為請以掩其迹。而追及袁婁。以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非晉乎。作文以賂免。非服之。故原起。倒又不以德命。作而不以德命。又側重質母上。玩傳自明。汲汲欲盟。意要發參旨定。非有擊強扶弱之心。是非義源頭。而今日東敵質

母之言尤非仗義者口吻

國佐如師

指月傳直云非服之也。不可用敵服未誠語。須從戰筆上翻出齊勢之弱音勢之強。而何僅以賂免就他賂免便是。不服而所以不服者。由列卿求逞私忿與齊桓擊強扶弱之心異也。未須發待之不可無其道意。

袁婁盟蒲

義信

俱不足服人而要盟各有二層意。

國子背城借一之請。文子德則不競之譏。

如師袁婁

夾谷歸田

天下莫大於理。兩傳俱有宜總用此作。

合圍棘敵未服而不以德命叛已起而不以德綏。

附左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爰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爰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侯使羣勳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主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巳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曠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主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附左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

式用也

三吏

籍謂書之典籍

速公作

取汶陽田

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死于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主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與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

請于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于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會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于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取汶陽

指月請于王以正疆里只一事不可以王命王制分然則宜奈何以下正是請正疆里之事所損益可知矣句要體貼靈瓏發之

取汶陽

廬吳歸 復地 正疆域 兩邊各有與滅繼歸國 存封建 絕 合錡乞師土地甲兵皆重王命不正疆里于王故書取不以王命與師故書乞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御叔其夫也亦早死

被 益謂覆

左傳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

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日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各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寇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征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胡傳

二國稱師著其眾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于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悻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脩也不悛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悻不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

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指月稱師著眾無罪楚意言眾正見被侵者之危為國上卿句重看傳意重辱逮君父上不可以危國辱君分股此傳從心上論故結以史外傳心要典句只楚鄭侵衛指月侵衛蓋自是侵魯矣特經諱不書耳侵魯衛總此師須從稱師著其眾上描寫楚勢張皇以見魯之可危而季孫之罪以冷語挑發方妙

合盟蜀上貶魯卿重禮字下貶列卿重義字 合夾谷季孫辱君孔子榮君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賈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矣

大戶闕民戶口

斷匠人鍼女工紵繒布

胡傳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王盟者眾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王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此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于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指月恥字要透書法只重書人而帶明書公不諱意

合會鍾離俱以僭王為案上西向服從下俛首東向

合會號昧義守信合會申推楚宗楚

癸酉定王三年宋共公固元年衛定公臧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胡傳

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

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月彼此無善意輕提過便從晉無善而稱爵書伐上推

鄭罪來玩初字必以字是料想他謀伐之初算最當體

貼固不作予晉說亦不可板着罪鄭話頭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左傳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子惡也。何臣之為。

夏公如晉

左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見鄭伐許傳後云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左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傳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指月此春秋所為作句要重以其關係君臣大倫故不作等閒看

附左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主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主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傳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

燒鈴為灰以瘞壙重平聲多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違避也

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指月從故地上推出所以不願之故方見得宜脩德政薄稅斂反稅畝輕力役反丘甲二者正脩德政之大目無書法參旨定亦必失之指民心說非指來言汶陽也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須描寫○同人曰亦必失之胡氏摭拾後事而為之說恐還指來言汶陽也

合盟蒲各以啓貳原起上倒成不知薄稅輕役下倒景不知惇信明義合會平丘重賦致叛又攻之以兵崇侈啓貳又脇之以威合弓圍費上命上將用大眾失服人之道下命正卿用大眾失反已之道上稅役下忠禮又圍棘言汶陽合夾谷歸田力以脇人終失故地理以服人遂得故地此題宜刪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左討赤狄之餘焉虜咎如潰借滅甲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虜公作將穀作牆咎音阜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

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音為盟王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胡傳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

王之典故不繫于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文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指月於本國則辱于外君則抗二意碎作後總發惡中有惡意總收不繫國不言公二書法不繫國言其無體國之心也干先王之典是干有聘無盟之典遂事之辱辱字重看遂事應生事專命辱字應非禮不信貽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非辱國乎不然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矣遂字只作事實舊王專與抗分似重遂字反丟却係國了

鄭伐許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于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于夷者，幾希。况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于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

指月義利字極重，憑弱犯寡，亦是逐利之見。照傳况又口氣串說，不可倒入虐小蓋狄之意，專重前段况又一轉特言其甚耳。

合徐越伐吳原素行而黜虐小原世類而進從兵俱有一字褒貶句合晉伐鮮虞上義利下信義

附左

十有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躒、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

躒音佳

楮絮也

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戌定王四年是年春鄭襄公堅卒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通嗣君也

華元聘

指月見僞如侵宋傳前此同伐鄭之師後此共蟲牢之秋可入講收侵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左傳

晉侯見公不敬李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

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也。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公欲叛晉城此為備出杜氏註

鄭伯伐許
左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陵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

胡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

亂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指月諸侯在喪稱子故知稱爵為貶詞稱爵有汝安則為之意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五年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于內女其出其歸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後世戒也

指月意與郊伯姬歸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母上

附左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

何害弗聽

仲孫蔑如宋左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蔑如宋

趙嬰盾弟莊姬趙朔妻原同屏括嬰兒

見侵宋傳

春秋左傳卷十九

十六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借無婁傳大夫與大夫會

梁山崩

左傳 晉侯以傳名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

將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

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

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 梁山崩壅

胡傳 梁山韓國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

人之語於禮文備矣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

災變乎夫國王山川至于崩塌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

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

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 許靈公訴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

胡傳 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

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

春秋惡盟誓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丙子簡 六年 吳子壽夢元年是年夏鄭悼公費卒

首公作

傳驛車

重車

文辭

責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

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

胡傳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

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
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
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
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
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指月重廟制上

合有事武宮一違常一適變合立煬宮皆不當立行
父意如

取鄆

胡傳

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
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

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
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
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
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
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
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
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
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
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
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于微豈有此患乎

取鄆

指月以滅國之惡畧敘起倒書法作文謹微微字指書法
言蓋同一滅國或君或臣其間若甚微而不足辨然慮世
有不嫌攻主過而甘助權臣者故立為尊抑之旨示臣子
不可一毫有不憚人主而畏權臣之意所謂謹微也項傳
是說諱君者不可移而諱臣此傳說君不可不諱臣不可
諱有微別參旨定玩傳殺生在手一段則知權臣威焰委
實可畏人臣于此須打定念頭處處向君父照顧分毫不
肯假借纔是漢子行文須有伉浪之概方妙○京少曰項

武公各
教隱公
高祖

考成也
王君也
尊祖故
加君名
皇大也
明尤尊
也祭謂
月祭顯
明也高
祖居四
廟最上
故曰顯
祖考廟
始祖也
止時祭
而不月
祭高祖

之父其
廟既毀
有禱則
出所藏
玉就壇
而祭之
除土曰
壇墀音
善不為
壇高祖
之祖更
遠即有
禱止出
玉就壇
祭

傳云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明係抑臣此傳滅而書取為君隱也明係尊君但兩傳俱彼此相形故尊抑並用耳然項傳云此春秋尊君抑臣只就聖人言之此云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則為後世言之矣聖人不為朋黨比周是項傳意欲使後世臣子大家不為朋黨比周以陷于附權之惡則此傳意也於傳有之一段緊頂無朋附句來極寫權臣之易附而附權之為大惡最痛快究竟谷末之徒附權遺臭其患摠自不知有上下之辨來使春秋之義得行則無此患矣作文善體示後世臣子意自然激昂慷慨躊躇滿志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鍼音針

陴音皮

○ 衛孫良夫侵宋

指月見下侵宋傳要體亦然字以罪晉者罪衛方妙魯是受命於嬰齊如晉之時此是從伯宗同伐事實須別附左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郕瑕氏音古鹽國名鹽也音古鹽疾疾觀成也腿音墜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 嬰齊如晉

指月見下僑如侵傳此晉命伐宋事實然未見得聽命難斷魯罪如出只合魯不可聽意虛發

壬申鄭伯實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 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

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

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

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

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

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

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

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 蔑僑如侵 指月師出無名是春秋罪之處兵戎一段是春秋所以罪

之處重事大倫字須玩將能立乎正形容可陋之意陋字

要發命上卿用大眾亦不可遺傳中上三年一段是原素

好以見此伐之無名後二年宋來納幣一段乃驗其聽命

於晉之實與和好無干不可混用

○ 蔑僑如侵 汶陽歸齊 狗命失地

合會伐鄭俱有不能立句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楚子重伐鄭

鄭從晉故也

○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

救公作

卿為主可謂眾矣

從之不亦好母

胡傳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嬰齊伐書救

指月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樂書也三善字緊相應則救鄭之善全重不遷戮上不可以救與不遷戮作兩層左傳云侵蔡是遷戮也傳中不遷戮正用此句只在不貪二縣之功上論舊說與其全師

之仁甚無謂且折馘執俘指敵國言亦說不得全師玩舞干等語還主不戰為是原主罪楚予晉兩開作總收救字細玩善晉正以罪楚則書救書法只了罪楚之案按左氏以下又因無功而辨出所以可善處是論侵蔡遇楚事與救鄭無干了不得執着書法宜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證明隨照傳轉下善晉大發未收云不得以無功而謂其救之非善也救善而伐者之罪不益明乎○同人曰作法斷宜如此然先了書法後論侵蔡遇楚則救與不遷戮明係兩層此題不忌兩層蓋晉師以救鄭出則兩層只完一救耳

○書救

指月起處喚明惡楚意即以無功問起重不遷戮作收處仍帶楚罪一句按左繞角之遇已自勝楚楚師還晉師遂侵蔡遇楚救蔡之師而不戰遂還則不遷戮事在救鄭之後須叙得明白不是救鄭無功謂無折馘執俘之功耳玩傳則無功與計功受賞二功字相應甚明

○書救

伐鄭盟戲

武子從韓范悼公從知罃

俱從善

書救 匈還

不遷戮 不伐喪

以無功專制辨起

合書伐筆救削救以鄭為案上楚不當伐下楚不得救合次鄆大意同合圍蔡上得用兵之道下得復讐之義

丁丑簡

七年 鄭成公踰元年

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麇音今

胡傳

穀梁子曰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指月傳云理或然也原不說殺宜體之

吳伐邾

左傳

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

吳始見

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于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指月要得聖人扶持名號故不嫌進退諸侯意合猶三望僭號僭祭

上胡伯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傳

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是以書之

指月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猶字
意與僖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
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

盟且莒服故也晉人
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傳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
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

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
入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
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
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
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
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指月三書法通繳須知同盟不是特書只九國救旨定
全自楚勢益張內發出善晉只馬陵指月宜就諸侯同

病上形
出楚橫

嬰齊伐鄭合十年書伐鄭上以入陳比下以救江比
九國救合書伐鄭筆救削救以鄭之可救不可救為主
合王夫侵大意同合吳救陳楚勢之張中國之衰
俱托救以見合貞救上與鄭下罪晉亦于錄救見之
馬陵合雞澤皆同病楚合戎陳王伯事之勤

公至自會

吳人州來

左傳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
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

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
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
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
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恣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
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
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
司馬法

罷音皮

司馬法

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指月見滅巢傳。四鄰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楚邑。不可謂鄰。亦不可謂制也。此正是凌楚始事故。特志之。失人意。只伴講參旨定傳。曰四鄰封境之守。家氏曰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邑。則鄰字。還指州來為確。末須帶封境震意。

大雩

林父出奔晉

左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天黎閣鐫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

成公下

戊寅簡 王三年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同邑路朝宗海臣參閱

左傳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汝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

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

况霸王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鞅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苑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

郟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歸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言汶陽

指月只本魯田也一句便是各人罪案前曰皆罪後曰罪亦見不可倒重魯作宜三頭一腳禮字泛看即忽奔傳馳

詞執禮之禮緩詞易詞最可描寫○同人曰當日季文子云晉亦無以對也但不馳詞而私言便是畏憚其強不能為國以禮處玩皆罪也罪亦見矣二句文定獄詞本無重輕指月三頭一腳良是而諸家竝主倒魯殊不敢附會其說

言汶陽

爨聘伐郟

土地甲兵

以晉命非道非義為案以魯不能保不能立為斷

俱有季孫語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書侵蔡

指月楚棄析公主長岸傳策士奇才為敵國用○京少曰楚棄析公事詳襄二十六年蔡聲子與子木語不如三發

王從
善佳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傳納幣不書此何以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正月過於厚矣反非所以重大婚之禮此意須玩合衛媵越禮踰制悉書為後法敗禮踰制備書為後戒

林氏註
公孫壽
蕩意諸
之流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勛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成季趙
衰宣孟
趙盾
辟音僻

附史記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及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為賊首子孫在朝請誅之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處嬰曰朔之婦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請先死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賈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景公疾卜之大業不遂者為祟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其趙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氏乎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名而匿諸宮中諸將入問疾
因名趙武徧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
邑如故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
作錫

胡傳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
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
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入京師又未嘗敵王
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
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
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指月罪邦君二句側下說魯罪正見
賞者之僭也重來字君天下只提過
合曹伯自京僭賞失刑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傳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
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
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胡傳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
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
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
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
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指月書法專屬晉邊責魯是餘意宜重責晉作而以責魯
發二股于後仍挽歸責晉參旨定摠起分作以伐邾非義
為案晉魯交比責之○同人曰季孫固曰云云已立知其
不可之案責魯處亦不輕遺照可見亦可知語意交責為

妥只燮聘指月盟主二字重看蓋攘夷以安夏正是盟
主之義既不救其患而又討其成此是何等樣義何等樣
盟主收書聘于伐之上魯不可從意亦要見只會伐邾
指月既無前書來聘書法主晉魯分作亦可舊只用魯牛

率諸國伐之句也

變聘伐邾

盟蒲

義為王盟之道 信為固結之本

兩有季孫語

合適歷虐小寵惡皆有晉侯之為盟主句 知其不可云云既以為有命云云上專責魯 合約歸既

衛人來媵

左凡諸侯嫁女同 姓媵之異姓則否

胡傳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姊從二國來媵 亦以姪姊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

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指月此初媵

須說得活

巴卯簡

九年

是年秋齊頃公無野卒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尊 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禦之明神以要 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胡傳

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 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

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 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 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 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 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 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 罪晉也

盟蒲

指月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是言未貳之先惇信明義以補 前愆是言既貳之後諸侯之叛只為晉無誠信故耳今不 反求以惇信明義而又以口血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 本也正與盟非固結之本也句相應本末字要發透誠信 便是本對盟字看書同者若曰諸侯之心既異晉特強之 同耳若作惡其反覆是罪諸侯矣只一箇信字信無不誠

行出去便是義。惇信正所以明義。亦非兩件。參旨定。此時只有反求一著。非欲其仍以汶陽予魯。○京少曰。惇信明義。以補愆。正與言前令外相應。蓋做盟主的。但看實行何如。今日一事。愆信而諸侯解體。若能反求諸已。他日一行補愆。而諸侯固結矣。補愆而諸侯固結。此仍自喻自行。非待言令也。以御之三字。用范文子語。有假性軟鬼神以制馭諸侯意。即此念。又不是誠信了。所以。下箇又字。彼不思盟。以馭人。摠屬空言。虛令。故曰從事于末而不知本。本即言前令外。實實補愆。使人自喻自行。者是也。講章未貳已貳云云。殊未融。

○盟蒲 莒潰 固結之本不在盟 為國之本不在城

○盟蒲 城中城 惇信 服人之本 謹禮 體險之用

○盟蒲 蕭魚 信不可知 子鮮季路 誠能感人 知管魏絳

合鄆陵盟非固結之本 倖非持勝之道 季文子范文子合會平丘二傳皆有固結字 末字上范文子下叔向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左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忌先君以及嗣君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

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胡傳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况君子哉

旨定以致女來媵二意雙提起倒 伯姬作單致女只就著於家說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韓奕義 取莫如 韓樂謂 嫁姬得 所綠衣 取我思 古人實 獲我心

左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
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使伯蠲行

胡傳

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
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

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
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

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
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旨定以稱人以執提過重削救上罪鄭從楚殺蠲不書自
是事體如此不必照責鄭從楚當從義利上發德仲曰晉

之此舉甚善要得惜之之意不可十分貶壞碍下罪鄭
只執鄭伯指月討鄭從楚未嘗不是但無王命又不歸京

師耳收稱人殺蠲不用只
書伐全責鄭要體削救書法

執鄭伯

執曹歸

稱人 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
稱爵 討得其罪又歸于京師

書伐鄭合厥伐鄭兩削楚救子重子辛上貪重賂之利
下感集矢之德

附左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磔之名而弔之再拜稽

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
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

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
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若

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
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

忠也尊君敏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
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郟

左傳

晉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
日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執以我為虞對曰夫

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
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
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庚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
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

稅音脫
冷音伶

嬰齊令
尹子重

側司馬
其尊卿
敬老

渠丘公
莒子朱
也

庚申莒潰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

浹辰十日
菅音好
蒯音快
蕉音樵

可以已也
胡傳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莒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土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此子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于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惡耳

伐莒莒潰入

指月此傳議論是因左傳城惡之說生來潰者民逃其上也使莒有令政民將效死不去何至于潰哉效死勿去自非臨時可使其不能使民效死勿去可知他平日無固本安民之政矣固本安民正與為國之本相應重垂訓意不重罪莒收書口

○ **莒潰入** **長岸**
為國以安民為本 雖隆莒之城何益
為國以得賢為本 乎 雖廣土眾民

足恃乎

秦人白狄伐晉

胡傳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傳明是二意宜對作上收稱人下收比事以觀時說謂下半傳無書法欲倒重秦邊謬矣或依傳上下半篇亦可參旨定單主責秦作以晉人致寇意如傳帶于後蓋貶秦有稱人書法近欲捏比事以觀句作貶晉書法者誤矣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惡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紆晉使
不歸許

城中城

胡傳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
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
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
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傲守益微矣主公設
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
謹于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
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城中城

指月只重謹禮意發體險之大用大字對微字看體字用
字便自緊關將一險字說入禮中將一禮字把作險用真
堂廉森嚴氣象須體貼一險字發揮經世安民之道所包
甚廣而傳獨言謹禮者蓋為成公幼弱政在三家發耳作
文只從謹禮立論不必作斷罪語

○城中城 城虎牢

惡設險 示經世之道 兩邊須不
責棄險 待衰世之意 矛盾

○城中城 蒐昌間

設險 禮為體險大用 辨尊卑分
訓民 禮為軍政大本 貴賤別等

威異物采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
儀上莒陋不備云云下觀于有莘云云
合會平丘上不以城郭為固下不以兵甲為威 合城

附左

楚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
成晉使糴莩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庚辰簡
壬五年

十年

齊靈公環元年是年夏晉景公孺卒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胡傳 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
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
與齊之夷仲年無異故特書弟
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寵愛就平日說而侵鄭亦在內傳因後日事料其今
日之如此作文先驗明方斷罪然重垂戒上不重罪衛侯

夏四月五十郊不從乃不郊

莩音味
子商即
辰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主晉失信信讒非伯討不足以服人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

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

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

叔申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齊人來媵主衛媵致女二傳謹制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

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丙午晉侯孺卒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公覺名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

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

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

為之禮而歸之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名桑田

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

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菽未反冬葬晉景公

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胡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

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

冬十月

辛巳簡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

王六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借盟唐傳去

左傳 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

晉侯使郤犇來聘已丑及郤犇盟 借二聘二盟傳

張去声 腹滿也

膺胸也

緩醫名

育音荒

膏也心

下為膏

犇公作

州後同

夏季孫行父如晉左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左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大全張氏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壬午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胡傳 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而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于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爾

指月盟事在前不用周公提過倒出字作號令不行就在逋逝上見之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晉楚已盟于宋西門矣此會魯衛瑣澤公作沙澤

左傳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

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

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左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附左 郟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縣音袁鍾鼓也

焉郟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忌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

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

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癸未簡

十有三年

是年夏曹宣公廬卒

王八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胡傳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

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驅之

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于乞哉

指月此題當在書法上發他應違聽命于人之狀以見其自反不縮蓋惟誅討之義則自可請于天王而其氣伸惟報怨貪得故義不得請于天王而必至卑伏屈損是一個意思非兩層

錡乞師 圍彭城

甲兵 重王命 土地 謹王度

錡乞師 戍虎牢

魯兵非晉所得專 鄭地非諸侯所得專

合如京伐秦徵兵出于私覲王出于慢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

滕人伐秦

左傳 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

賑宜社之肉也

間音闕 享有體 若凡設 而不倚 爵盈而 不飲育 乾而不 折俎相 與共食 朝而不 夕

胡傳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

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

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夫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指月

因會伐而行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其慢此亦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須發痛快全就書法上發揮聖人意思不宜漫為斷罪語君臣人道之大倫句是綱與傳末大倫必正句相應敬字最緊要

合廬吳

歸朝覲封建俱聖人懼作春秋上臣敬君子敬父下與滅國繼絕世

侯他年

之勞請

左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

左傳

曹宣公既葬于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附國語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甦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誣考百事於朝問詢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

趙朔謚

莊子

堯惑也

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

之勞請侯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旨定不以京師致明伐秦為重也在聖人誅心上發

冬葬曹宣公

左傳

曹宣公既葬于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附國語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甦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誣考百事於朝問詢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

趙朔謚莊子

堯惑也

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

獻子曰戒之此為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
善茂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茂由至矣如草
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寇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
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
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
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
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
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
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
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太韓子之教可以成物備矣
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
是先主覆
露子也

露潤也

甲申簡
王九年

十有四年

曹成公負芻元年是年冬衛定公臧卒
秦桓公卒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
既歸晉侯使卻擘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
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
衛侯見
而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宣伯如齊逆女
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

合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媿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也約言
胡傳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則娶
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
事敘而
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于其國
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志記也
晦亦微
也約言
以記事
事敘而
文微

左傳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置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乙酉簡 十有五年 衛獻公衎元年秦景公元年是年夏宋王十年 共公固卒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

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下公之字

左傳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

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胡傳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

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盟戚

指月 王遇垂傳于戚辭國事在執曹後須敘明晉列負芻于會作結

執曹歸京

指月 敘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極重又不敢自治二句又是討罪中好處不可以不濫不專平看觀傳末獨云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句可見發伯討須本非伯討者形之方見得空各足音出

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內音納

執曹歸京 執仲幾 罪專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傳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

出奔楚

胡傳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右曰彼多大勛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

指月不賴寵二句是一時事而緊關處尤在不賴寵一句上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云云乃確見也人臣之義正該如此故曰正收不省文只華元奔單就懷討賊之心而奔上論只元歸全要講他不輕復只魚石奔仍就定國上見其出入之志于討賊不可徒美其功無書法

華元奔

鱒奔

忠

魚府曰元反必討

蘇轍

合履奔出入得正進退失宜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始通吳也

胡傳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俯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

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舉號是常例殊會是特書齊晉大國云云語意要透

合盟宋通吳之始交見之始東向親吳南向朝楚合會申殊詞同詞合黃池殊會書及俱特筆

許遷于葉

左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葉音攝

丙戌簡王十有六年 宋平公成元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穀梁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胡傳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莒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見欒乞師傳

左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音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
樂厲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五
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

可以舒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
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鄆陵范文子
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
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
楚皆強不盡力于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
乎甲午晦楚晨歷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
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
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
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荀林父
奔走不
復由故
道
何士燮
子疏行
首者當
陣前開
央營壘
為戰道
鄆魯同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
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于先君

伯州犂
州犂晉

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
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
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
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
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
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

賁扶云
反國士
謂州犂
厚眾也

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日國蹙王傷不敗
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厲
公欒鍼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
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
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矣已潘廙
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
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
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
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

淖泥也
音鬧違
避也掀
舉也音
軒
蹲音存
聚也
殺弓
趨疾如
風林

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因楚公子穀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日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胡傳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于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

妹赤色
草熟皮
也跗音
膚附注
戎服若
袴而屬
於附與
袴連
肅手至
地薄迫
也

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于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忘矣卒有樂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指月重君提過只發幸非持勝之道未有勝負之形正見幸處曰幸則不待更生驕溢就館穀時其可勝者安在

鄢陵 侵蔡獲燮 倖勝不足恃 士燮外寧內憂之戒 武功不足競 子產文德武功之語

下易貞伐同

鄢陵 伐鄭盟戲 戒幸勝 違范文聽郤至 美善勝 違荀偃聽知罃

鄢陵 蕭魚 倖勝而楚益張 推誠而鄭不叛

合吳滅巢倖勝失守范文子沈尹戌

附左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益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

春秋持掌卷二十一 二十

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
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
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温季即
祁至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主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

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
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
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胡傳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
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

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
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
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
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

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
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
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
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
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于夫子
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
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
以守身應物如此
其垂訓之義大矣

指月自反無歉直書何妨雖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以
正已而無恤乎人一句作骨守身應物伸道榮義大勇浩
然俱要
點發

公至自會

王盟唐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口定作晉怠

左傳公會尹武子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
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

反曹伯歸子臧盡置其邑與卿而不出

胡傳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卽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指月當時周之衰全是刑賞不行于天下因晉之執是極便一箇機會却放去了除了刑賞把甚麼號令天下故曰

無以爲

合趙鞅歸兩縱罪上因曹人之請下因韓魏之請要見刑典極重國與天下俱恃此爲維持意合黃池俱有雖得天下句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指月 主刺偃傳純是逆事過聽刺偃傳純是逆事未定予奪然前有訴公于晉侯及晉人執季孫句故聽讒可屬晉君後只有范文子謂欒武子云云乃許魯平故納忠俱主

范文子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指月 主予范文子全要本赦季孫來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茗公作招

胡傳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墮申宮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擘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度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君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季孫及卻擘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墮音類

○盟扈

指月至季文子忠足動人一段范文子聲伯只點入

僑如奔 盟扈

指月去奸留賢俱主范文子

○盟扈 取鄆

范文子稱于欒書 俱忠足動人分忠節者非

○盟扈 盟宋

季文子 歷相三君 聲伯請之范文子 范武子 光輔五君 釋之 趙孟稱之 楚子嘉之 二左甚工題面甚好下范文子之德左載 盟宋下甚明坊刻書頭改盟宋為會統注云子產光 輔五君又注下易會宋主趙武是何光 輔五君者之多也寫為成馬亟校正之

附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

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丁亥簡王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見雞澤傳

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問繳俱用柯陵須連公至出

左傳鄭大子髡頑侯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戊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附左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宋祈苑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

苑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謀復伐鄭也見雞澤傳尹單與盟只提過重同懼楚作不必斷罪

秋公至自會

附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孽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孽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于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捨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于不將必受其福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爽二視與步也
腊音昔
亟也
招舉也

迂音迂
迂回之
意加誣
于人

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明年齊侯殺國佐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閭巷門

長翟之人指僑如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亭味也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見雞澤傳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與夏伐鄭同

左傳

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矍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燮卻至

左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于厲公卻錡卻燮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樂書怨卻至

脤公作軫穀作脤

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莸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將作亂齊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齊童夷羊五紳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離助之抽戈結袵而偽訟者三卻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齊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齊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

駒伯卻錡苦成叔卻單温季卻至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

楚四邑

楚子簡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其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附左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

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驥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其儉孝弟使士渥濁為

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

大傳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并
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
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其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
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
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
駟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
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左朝嗣君也

○○公如晉

主陳逃傳晉君方明君德莫難于明
須臾括晉悼初政事實見他明處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 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

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
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
庚逞姦而携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為

吾音魚
以我
為鄙邑
猶恨不
足矣
庚吳晉
往來之
要道

胡傳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不
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

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托于諸侯禮也夫
夫托于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
宋魚石晉

樂盈是矣
指月惟其非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其已絕故魚石復入
為甚逆 只楚鄭伐宋指月不言納書法屬下文難借用
只得至次鄭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與
鄭棄中國云云二意俱在納魚石上論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全許氏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
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而叛國所以服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傳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杞伯來朝

主陳逃傳。須就公以晉君語之。寫出他明處。杞且托昏陳。豈不可托國耶。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主次郟傳與楚鄭伐宋大意同

左傳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

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麇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魴公作

左傳 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莧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杅

左傳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旨定以襄公在喪。不會。點起。主

救宋

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 成公卒。不葬。人謂之宋。成公卒。不葬。人謂之宋。成公卒。不葬。人謂之宋。

左傳 晉悼公六年 於是乎有禮

宋 杞桓公來朝 晉悼公以晉君語之 為出

于前 對而大 融會 晉悼公 以襄公 卒 不 曾 備 主

精 宋 宋 宋 人 輔 前 對 而 請 朝 以 圖 遠 規 孟 熈 于 前

十有二月 申將其會 晉對宋公 請對 宋公 齊 宋 林 同盟 于 盟

無 大 班 魯 而 出 也

衣 朝 平 軍 之 封 也 今 燕 季 亦 封 下 軍 收 外 復 可 以 專 大 國

晉 吳 夷 士 諫 來 之 朝 于 久 師 傳 與 楚

于 台 谷 以 郊 宋 數 裝 朝 宋 宋 華 元 如 晉 告 急 韓 獻 子 為

趙 公 對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一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江夏秦如鎬十臣參閱

襄公上 公名午 威公子母定嬖在位三十一年

巳丑簡王 十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

春王正月 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非宋地 追書也

左傳 於是為宋討魚石 故稱宋且 不登叛人也 謂之宋志 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 寘諸瓠丘

登成也

胡傳 非宋地追書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圍宋彭城

指月疆域封守正是王度只發明一宋字不得取不得受串看登叛者不成其叛也就聖人書法上說不可認作罪楚追字有味○京少曰不得取不得受則河山帶礪依然無恙矣此所謂正與固也所以頂上甚緊要從兩不得字發出所以意義來

○圍彭城

城虎牢 係宋明宋之當有謹王度之意不係鄭責鄭不能有待衰世之意以聖人大意立論不必斷罪

追書特削

○圍宋彭城

戍鄭虎牢 追書宋王度還係鄭王制

楚已封魚石而戍之矣晉已遣魏絳而戍之矣

圍彭城

弓會陳

存邑謹王度存國合天德

圍彭城

盧吳歸

不得取不得受不與滅不與封

正疆域固封守典滅國繼絕世

合荀吳伐鮮虞皆不登叛人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鄆

左傳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滄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

胡傳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此皆放於義而行

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厥公作 鄆公作

伐鄭次鄆

指月近欲單重予晉將置下半傳於何地耶且傳是削楚以罪鄭非削楚以形晉也傳首楚釋君助臣事已悖矣已立鄭不當從楚之案後云不以大義裁之正與放義義字相應則舊云予晉以君臣言罪鄭以夷夏言截然為二亦似未精蓋二義字總屬君臣裁之大義而當即棄夏從夷有時不貶如辰陵之盟是也作文以晉放義做起就義字轉下發明鄭無可救意收不言救次鄆是韓厥以偏師伐而諸侯次以待之與伐而次不同文中只作事寔○京少日不以大義裁之緊頂棄從二句似指鄭沾沾於集矢之德而不裁以蠻夏之大義也所以現聞先生欲輕于予晉重發鄭棄從之罪然指月據傳首二句為鄭不當從楚之案未為無識且予晉罪鄭軒輕不得姚說未安

○韓厥伐鄭

指月單重予晉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呂留三縣

指月用伐鄭次傳削救邊罪從楚重大義裁之句黨魚石畧黜子辛是救鄭因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宜辨合貞救鄭削救筆救鄭從楚不以大義裁之晉逼鄭可謂以義服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左傳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也

胡傳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

事于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

庚寅靈王元年二年是年夏鄭成公踰卒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左楚令也主貞伐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

矢於其目非異人狂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

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庚辰鄭伯輪卒於是子罕當國

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

○晉宋衛侵鄭

指月王大棘傳晉宋稱師師眾將卑也衛書甯殖將尊

師少也鄭困楚令被晉討而不能決去就此意提過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

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

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

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秋會戚

指月陳述傳八卿和睦○京少曰仲孫效謀知

武子稱善而諸卿無一牴牾其說者確是和睦

輪古困反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左穆叔聘于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胡傳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也見春秋首卷
 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
 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
 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
 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
 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
 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
 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
 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守也
 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冬會戚城虎牢

指月守土繼世最重春秋責鄭意全在此要寫門戶既舉
 國無可守的景象待衰世意要發參旨定有是險而不能
 守責鄭不能守有字可味○同人曰文定發一傳即有
 一傳之指歸此因虎牢不係鄭而責其失險乃其指歸也
 從楚不從楚並未計及而指月諸本俱云須本從楚說來
 已滯矣近有謂昔華即楚乃其失險之大者真画蛇添足

之見愈可笑

合得寶玉大弓分地分器俱重世守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靈王二年 三年 鄭僖公髡頑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
 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
 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遂遇心疾而卒指月王長岸傳楚棄巫臣是以弱于吳



簡選練 組甲漆 甲成組 文被練 練袍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左傳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盟長樛

指月至遂納幣傳志敬節其句以孟獻子失禮點起倒知武子知禮作

公至自晉

附左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午祁奚之子赤職之子偏屬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

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

不易謂多難彤音而

澤于雞

胡傳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

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指月胡氏只因王臣一句反覆辨論見雞澤書同為此不為彼也絕無斷罪語與清丘不同作文只就當時勢辨出個懼楚之同便了單說諸侯不必扯王臣在內楚師在繁陽是後事傳只引來以驗其有戒心非因此而戒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盟始此林註

左傳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袁僑如及盟

指月懼楚是事寔諸侯猶未失政是正意見澳梁傳不可說予他亦非幸之只袁僑如會主雞澤傳

附左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音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左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旨定陳偶服而即問罪于

許宜并陳不能保也出張氏註

壬辰靈四年 是年陳成公卒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斯此也

左傳 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
王帥股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
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
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
咎而况小乎夏楚彭
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胡傳 午者襄公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
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
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
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不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
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
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忌諱繁多實亂而春秋之
法不
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音侯享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文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
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
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

夏尸雅
反周禮
以鍾鼓
奏九夏
其二曰

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
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
咨事為諏咨難為謀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豹如晉

旨定王納幣傳志敬節具穆叔不拜肆夏文王歌鹿鳴之
三三拜愚意兼禮樂發為是○京少曰兼知禮知樂為當
從此何禮也問起詳敘辨樂
之等而以知禮知樂兩許之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

冬公如晉

肆夏一
名樊三
日節夏
一名還
四曰納
夏一名
渠蓋擊
鍾而奏
此三夏
曲工樂
人也文
王之三
大雅首
三篇鹿
鳴之三
小雅首
三篇也
員音云
忠信為
周言常
諮於忠
信之人
嬀公作
弋下同

左傳曰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郟晉侯不許孟獻子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福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定頓楚與也圍頓以怒楚與侵蔡獲燹相類

附左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羆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我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兵甲不頓四也鑿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出以時

癸巳黨五年陳哀公溺元年

春公至自晉指月王公在楚傳冬如春至而歲首不書公在侯設享從屬郟之願須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全李氏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

官命晉官徵發之命司馬謂司馬

鉏羿本國名既篡夏號曰有窮武羅四子皆羿賢臣寒國名伯明其君名也靡夏遺臣

事羿者鬲音革國名斟灌斟尋二國夏同姓諸侯也燼遺民后杼少康子也獸貪也獸臣虞人也不敢斥尊故告僕夫荐聚也

發子產父鄭僖公初即位故聘

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發聘

指月至李註伯業之盛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全劉氏鄆不能守其國而屬魯以卑其

宗廟魯非有天子命而私屬鄆以為附庸皆失正甚矣書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指月此乃會戚事寔作文當以會戚稱人問起中間只據

彼聽好此告期描出一段慕義光景未證明然則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云云仍繳稱人據下傳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書法則此會分明失體質疑欲主此亦有見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戊陳也

胡傳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

告會期然則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

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指月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為主諸侯往會便是主吳皆非有兩層主是實主之主非主會也聖人之情見矣句極重會戚會相合相舉入到俱一稱人一舉號因其順逆善惡而待之異就聖意發

公至自會

冬戌陳

指月見陳逸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之患彭各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合戌鄭虎牢恤小逼小以戌之美惡比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戌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指月陳逸傳所云救陳指會鄭事非指此也不可借用卽連戌陳出亦未當○同人曰玩亦既勤矣一勤字城棣之救何嘗不包舉其中○因指數不盡故摘舉兩頭非獨遺此救也舊說似拘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之故以救陳致天全范氏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午靈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子故曰楛

此與也

莒人滅鄆

胡傳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鄆之姬于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左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乙未靈 七年 是年冬鄭僖公弒

春郊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畊今既畊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胡傳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于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與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城費

指月季氏之弱魯自宿始而城費乃宿不忠起乎第一件
事觀其後云云則今日之城明是箇履霜之漸強私弱公
之萌漸與萌字重看向使官不世及于宿寧有是乎大抵
祖父賢者子孫未必賢即如行父一卒其子孫就幹出不
忠的事來用人惟世豈不殆哉此又把宿之不忠事以戒
後之世官也作文以越禮不度作事寔以履霜之戒二句
作實講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三句用味歎語大發于後參
旨定群小媚之等句要就中洗發見世卿權重便有一種
小人先事逢迎
羽翼為非者

城費

作三軍

固邑

越禮不度可知矣

合邢丘越禮委權上有漸字萌字下有微字兆字合
城祀宿忘先德平廢先業合叔弓圍費不忠不恕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尊孫桓子之盟公
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
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
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
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
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指月主陳述傳諸
侯又救之句重陳不可背意加貞圍陳同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
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

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
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從順行 衡橫也 謂不順 道 鄆穀作 隲 髡頑公 穀作髡 原鄆公 穀作操

胡傳 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成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于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禮義二字要醒輕字亦要玩晉君方明數句不重晉勢盛乃為陳畫策正是禮義之事明明易為者故曰路曰門

合獲燮背伯虐鄰上大伸儆備云云下信任仁賢云云

丙申靈 八年 鄭簡公嘉元年 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指月至邢丘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指月見貞伐傳責國耳重無故二字若有故則情猶可諒也書侵正此意

燮殺作 濕後同

左傳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弗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

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 會于邢丘以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

會故親 聽命

胡傳 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

之大夫聽命于會大夫稱人眾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眾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邢丘

指月改命朝聘之數此是小事不該使大夫聽命非謂後此朝聘皆大夫一傳機括全以愛字番撥要發得愛中之毒出利器字亦緊要正魚不可脫於淵意謹始始字對後此溴梁之會言魯之失正謂失君臣之正此句不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貶而稱人抑之以見不當代君也

邢丘作三軍

政權不可委人大夫文公襄公兵權不可去公室周公僖公

須說得利

害分明

合盟宋俱謹始大權大防

合城杞脩先業而委政棄

先業而崇私

公至自晉

晉人伐我東鄙

左以疆鄙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

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敢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

兆上詢謀也既上且謀多則競作羅網無成功

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傳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于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指月此傳通自侵蔡失謀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繼之，屈服不信只是挑剔不書平之意，不可據此爲主。總是

前日侵蔡，不是到今日雖欲守信而不可得，故爲犧牲待境之計耳。待盟卽不信，不信故其平不足紀也。其能國乎？正與保其國相應，失於事大，乃失于事晉。蓋楚無釁而後事晉得安耳，非欲其懼于楚也。○同人曰：不信本于展語，所謂小國無信也。指背晉非指欺楚，是時完守杖信云云。實亦良策，而子駟悍然不顧，獨伸待境之謀，殊不可曉。然此意至伐鄭盟戲傳始言。之在本傳只追咎侵蔡耳。合貞救鄭不智不義，上根侵蔡，下根戍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李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士匄聘

標有梅 召南義 取及時 共討鄭 角弓小 雅取兄 弟婚姻 無相遠 矣

指月王遂納幣傳知禮作衡雍之受不
忘先君之功彤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

丁酉靈 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附左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日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
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
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
焉以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
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
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
而後可君其圖之主日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
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
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災公作

雅苦田

反類能隨
其能也
方宜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

諸侯伐鄭師于汜令于諸侯日脩器備盛饌糧歸老
幼居疾于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日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
日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

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
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晉士莊子為載書日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

此盟公子駢趨進日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歡其禮祀其民人

不獲享其士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

者亦如之荀偃日改載書公孫舍之日昭大神要言焉若
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

姜公作

盛音成

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
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
恃于鄭。乃盟而還。

胡傳 鄭之見伐于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
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

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
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青圍鄭。
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
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
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
魚之會。以美之。

○ ○ 伐鄭盟戲

指月三分四軍。是以四軍分作三軍。楚以全師出。此以一
軍當楚出三次。而我出只一次。故不戰而可敝楚。與諸侯

之銳。句不閒。惟有外兵相合。此我軍所以可分。而楚不得
以單弱應也。分軍之謀。到三駕方是實行其事。然不戰則
自今日始矣。只重善于敝楚。上不可以服鄭。混之。悼公知
罃竝用。須知悼之時。楚比桓文時更強。但可敝而不可爭。
武子見得分明。非漫為退也。下書蕭魚。非書法。傳者舉其
成功。以見其謀之善耳。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
失謀。然只原今日伐鄭之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京少
日待楚至。而與之戰。無論勝不可必。即戰勝。豈足屈楚哉。
鄢陵館穀。楚勢益張。其明徵矣。楚不屈于勝。而屈于不戰。
之勝善字。全要揣時度勢而言之。非空空惡戰善不戰也。

十二國伐鄭

指月只主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失策在。不信上。重責
子駟。遂及楚盟。遂字亦要玩。晉人脩器備。盛餼糧等事。可
挑講。

○ ○ 盟戲

旨定與全題同

伐鄭盟戲

毫北伐宋

善謀傲楚 詐謀致晉

知營 子展

盟戲

蕭魚

誠服鄭 謀傲楚

此題舊從合 猶龍氏改作傳 題今照舊從合

盟戲

夾谷

以謀制敵 以理化強

荀營 此題下傳只有理字 自旨定理訛禮數十

年刻講章者因仍沿襲致場屋中承訛者收遵傳者 黜則旨定一字之訛寔生厲階也如此類今悉訂正 合會夷儀下書蕭魚如下文所貶

附左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

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

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

之廟假鐘 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 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帥

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 平公子罷戎人盟同盟于中分

楚子伐鄭

主盟戲傳指月晉師不待楚至而即還正其 不戰之謀不可云楚伐而不救鄭禍只點起

附左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 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戊戌靈 王九年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

指月與鍾離同會戚傳往與之會而 主吳正是不能抗處但此當晉悼方 盛時講詞須有斟酌蓋悼不過 欲速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興也 因會吳子壽夢也

施恩惠 舍勞役 積音至 輸盡也

罷戎楚 大夫

歲星十 二歲一 周天裸 灌鬯酒 也音灌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傳 偃穀作

左傳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營曰城小

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

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

發耶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

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

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句請于荀營曰水潦將降懼

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

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率師

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

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

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

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

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

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于宋公

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營辭荀偃士句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神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

○滅偃陽

指月見戰邲傳只論將權之重勿作贊詞偃陽楚與國通吳要地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帥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

門 指月借戌虎牢傳鄭人從楚固為不義

晉師伐秦

左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大旌也 題識也 以大旌 表識其 行列

荀營謹 門者諸 侯之士 在門內 者也挾 舉縣門 出在內 者虎音 斯虎彌 魯人縣 布以試 外斷斷 布也機 本作几 出句偃 之間羸 音雷 桑林殿 天子樂 名旌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悼公三駕之一

伯小邾子伐鄭

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酉師于牛首

○十二國伐鄭

牛首

指月王盟戲傳要旨兼用魏絳甚不必齊光先滕只點起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騂公殺作斐

胡傳

按左氏鄭公子騂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騂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于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戊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胡傳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戊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穢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扼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戊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

還繞也

半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會荆楚之不若也。

戊虎牢貞救

指月玩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意但傳至此，因復繫鄭而始發其意耳。作文須就駢師阨險以偏意，喫緊發揮墜入，猶前志意方有味，傳非責其不能斷楚之路為鄭礙，特發其志在偏，鄭不在蔽鄭耳。志字極重，義不義字正相，應天下惟義可以服，不義今始終止有偏人一念，全無分毫保恤他的意思，則彼固非義而我可謂以義服之乎。係鄭與書救兩書法，遞倒鄭國分地云。是解書法，文中不必入講。只貞救以救，形成痛發，只戊虎牢單用繫鄭一書法。曾荆楚之不若意，只罪晉非予楚。

公至自伐鄭

○至伐鄭

主盟戲傳楚軌，救之而不與戰。

附左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主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音侯使上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

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篔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篔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罷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篔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勢，王叔奔晉。」

巳亥靈 王十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制貢賦。」

右助也

駢旄赤牛底至也

大國三軍魯次大國而為制貢賦

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胡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

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

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

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

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

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禍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

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作三軍

指月自三軍魯之舊也至是以謂之作論作三軍之實其明年至可知矣是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定又其禍也而兵

必重三家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之叔孫氏取子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民為十二公得五三家得七舍謂舍故而改作也此盟阻之本言

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所宜鑒二句極重乃聖人書其作舍之正意主此作文

作三軍

用田賦

兵制變田制變

謹權重本

史克之頌有若之對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

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鄭子展侵宋

舍之侵宋

指月後傳欲致晉師而後與之雖指楚鄭伐宋股然玩左傳子展語則所謂從子展之謀實始于此此乃後日既同又叛張本雖不可便將不信斷罪然純講失謀全不昭顯不信亦未是

舍之侵宋 十二國伐鄭北林 鄭欲致晉而與之 晉欲致楚而敵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知營小邾子伐鄭指月此比與三駕年號字數俱同即出宜主

至不戰作須用

左傳事寔別之 左傳 四月諸侯伐鄭巳亥齊大夫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

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 還次于瓊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左傳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 毋蒞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 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

北行而西為右 還亳公穀 作京

蒞年積穀不分

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 楚子囊乞師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 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傳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尊復從楚伐宋故書同 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

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問茲命明神 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

意慢鬼神至于此 極而盟猶足恃乎

亳北 伐宋 只楚鄭伐宋同

指月 此傳論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要根子展 之謀來蓋亳北之載書可謂極重之誓而鄭人直借以行 致晉之策尚有 何載書可恃乎

亳北

踣音僕

指月只做鄭服而同盟一句含不可叛意失民陪國墜命亡氏須要張皇其說收惡其反覆而書同

○亳北 蕭魚盟不足恃 誠能感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傳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

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

悼公三駕之三

惛音恢 觸音捐 輓徒温 反淳稠 也肆列 也鑄音 也 殿鍾也

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胡傳 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

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伐鄭蕭魚

指月駕外只就服貳上見蓋鄭服而楚不能辱屈可知矣盟戲傳亦止云楚師遂屈不可誤用服字究竟楚爭鄭之心未已只是鄭願從晉而力又不加直付之無可奈何耳一意總在會蕭魚內總起中分先後依傳鄭不可信非責鄭正起下悼公信鄭不疑須玩兩而字惟不可信而信之故知悼之為誠惟以不可信者而竟不叛故知誠之感人

為至。駕楚可言績。服鄭不可言績。即駕楚一邊傳。但曰雖城濮。云云。原無序績語。此傳意只是閒閒敘去。二邊俱無書法。參旨定傳。以城濮結重。在序績上。○同人曰。推誠感鄭。是傳者十分嘉歎處。下半傳。因楚不能爭。而原其所自。以美其績。亦極揚詡之辭。上下輕重相當。或欲以意畸重者。非也。但須體傳語氣。莫作板對。此係悼公盛業。行文不妨熱鬧。指月謂閒閒敘去。正恐未合傳情。

○ 伐鄭 東門

指月。此與前二駕不同。彼尚用謀。此已成功矣。魏絳息民。就施舍輸積等言。與武子分銳逆來。自是二策不得概指不戰。蓋息乃滋息之息。非休息之息。

○ 蕭魚

指月。鄭不可信。重提起。跌下方有力。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要味歎得出。

○ 蕭魚 夾谷

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要從至哉莫大字。體傳者精神。

○ 蕭魚

墮費 誠能感火 悼公 禮可為國 孔子

合意如至會申以前。鄭不叛者二十餘年。召陵以前諸侯不合。二十餘年。合越入吳。以誠感貳服之久。以力勝人報之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 執良霄

指月。至蕭魚傳。使執告絕之。使以洩其忿。可見無能為矣。倒晉悼作。

冬秦人伐晉

穀作良宵 反 籀勅畧

左傳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師戰于欒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天黎閣錯

鮑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師戰于欒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三 鮑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師戰于欒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楚人狩獲汜人貞雪 與武而分鏡也自是二策不得概指

公至自會 休息之息

蕭魚 楚人辨之也

蕭魚 楚人辨之也

蕭魚 楚人辨之也

庶長秦

又 齊 陳 許 申

